



粟 瑞

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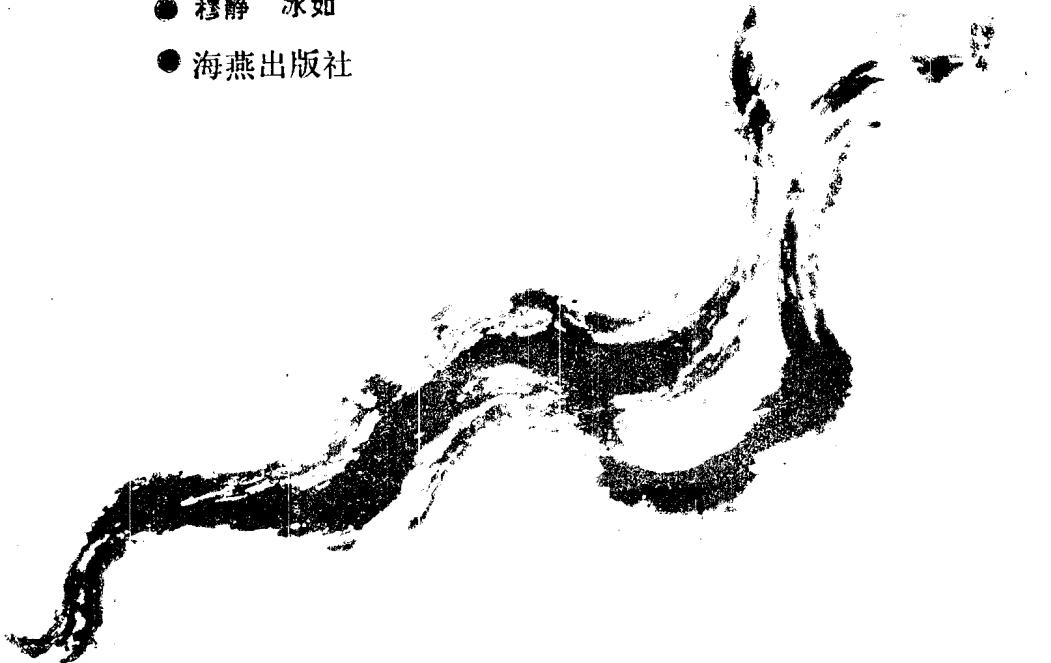
八一



十大将军传记丛书

罗瑞卿大将

- 穆静 冰如
- 海燕出版社



罗瑞卿大将

穆静 冰如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9.125印张 168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5350-0034-7/I·20

统一书号10302·87 定价2.20元(平)



罗瑞卿大将

60117/2

红军时期的罗瑞卿



↓ 罗瑞卿在抗大
大会上讲话





↑ 罗瑞卿
(右二) 在晋察冀前线



↑ 罗瑞卿(右一)在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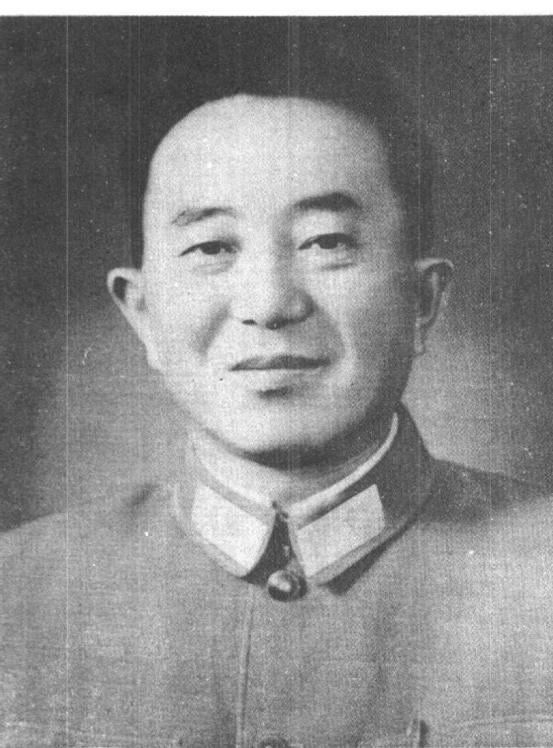
←解放战争时期的罗瑞卿

← 罗瑞卿
和战士们在
一起



→ 罗瑞卿
视察炮兵部
队





← 1959年任总参
谋长时的罗瑞卿



→ 罗瑞卿
视察坦克部
队

编者的话

60.1.24/3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这一壮举，更热望看到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战斗风采。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十大将传记”丛书，以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姚维斗同志的鼎力相助，借此向他及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一	吉娃子	(1)
二	追求真理	(15)
三	最初的斗争	(28)
四	决裂出走	(45)
五	死而复生	(59)
六	党啊，你在哪里	(74)
七	宜昌遇险	(89)
八	游击教官	(103)
九	巧斗军阀作风	(119)
十	再次活过来	(132)
十一	扮演蒋介石	(144)
十二	威慑的“阴影”	(157)
十三	巧断侦探案	(173)
十四	刀下留人	(187)

十五 攻打仙女洞	(204)
十六 抗大的教育长	(219)
十七 在西安的斗争	(232)
十八 战斗在太行山上	(247)
十九 面对面的斗争	(265)
二十 尾声	(282)
后记	(287)

一 吉娃子

一九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川省南充县清泉坝罗春庭家里，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妈妈为了讨个吉利，因此叫他吉娃子。

清泉坝离城五十里，是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山村。村边巍峨的青桐岭伸入嘉陵江中，使滔滔江水绕着小村子打了一个弯，由东向南流去。岭上长满了青桐树，树下是绿茵茵的草和各种野花。

清晨，山岭和江水都隐在柔纱一样的雾中。站在宽宽的江边，看不见行船，只听见船儿“吱呀吱呀”地响，船工用粗犷嘹亮的嗓音唱着川江号子。那歌儿和着鸟鸣，在江上飘，在山上旋，一直往云里钻。小小的吉娃子坐在江边大石头上，手端着下巴，听呆了，变傻了，

好象心都跟着那歌声上了重庆、宜宾，不，飘到三峡神女峰那儿去了。外公和奶奶常常讲起长江、嘉陵江的故事，充满了神奇，充满了魅力。

太阳出来了，薄雾渐渐散去。岭上的青桐树，一株挨一株，密密匝匝，绿得耀眼，把江水都给染绿了。

吉娃子顶喜欢玉兰花。春天，那高大的玉兰树，开满了白玉兰花。远远望去，象一树瑞雪，近瞧，那一朵硕大的花，让人觉得是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白鸽。每当这时，他都牵着妈妈的手：“妈呀，看玉兰花去呀！”妈妈笑了。娘俩在玉兰树中间徜徉、漫步。空气中弥漫着香气，简直让人沉醉。

当然，他更多的是和小伙伴们玩耍。他们在绿绒绒的草地上翻跟头、打滚，捉蚂蚱、螳螂；有时候看螳螂竖起大刀打架；也常常摘些浆果吃，那果子可真甜，弄在手上、嘴上，粘乎乎的。

只有一样，他不敢下到江中洗澡。奶奶、妈妈，都不准他下水的。因为他的哥哥是下水玩给淹死的。从那以后，她们爱门前的江，也恨这江，不许孩子下去一步。

每天出门，奶奶总要在他手腕、小腿上划上印，回来检查。要是印让水洗没了，那可不得了，也许要挨一顿打。不过，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不让下水就坚决不下水，顶多站在岸边看小伙伴们打狗刨、斗水仗。所以他守在江边却不会游泳。

他们常常在野外玩得忘了回家，直到暮霭沉沉，炊烟袅袅，黑色的天幕渐渐罩住了大山、江水、田地，江中渔火闪闪，天空星光点点。

“吉——娃子，吉娃子唉，吃饭——喽！”

妈妈拉长声音站在田埂上喊了。

小伙伴们哧哧笑了。

“喊你哩，鸡娃子，鸡娃子肚饿回去叨米哩！”

有人取笑他。吉娃子和他们打打闹闹，回村了。

“哎呀，跑出去就是一天，洗洗手，吃饭。”妈妈疼爱地埋怨着，盛饭、端菜，把一大块炒蛋夹在他碗里。

他望望妈妈的脸，幸福地笑了。

可惜，这无忧无虑的生活过得太短了。开始懂事以后，他便常常替妈妈抱不平。

爸爸和妈妈的矛盾越来越深。本来，家里有不少田产，还有山林、牛群。可是爸爸却游手好闲，成天不是泡在茶馆里消磨光阴，就是被人拉去赌博。有时候输急了，就卖掉田产还债，妈妈不敢吭一声，只是躲在一旁抹眼泪。他回到家来，心里不痛快，抓着酒壶喝闷酒，稍有什么不顺他的意，扯过妈妈就是一顿暴打。妈妈身上、脸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嘴角挂红。挨了打，怕人家笑话，又不敢讲，只好憋在心里。慢慢地，她脸色发黄，人瘦了，连油黑的头发也变黄、变脆了，一梳头就掉一大把。

吉娃子失去了欢乐，很少到山上玩耍了，郁郁寡欢地

守着妈妈，照顾弟弟、妹妹，想替妈妈分一点忧，解一点愁。

妈妈成天忙，张罗着种田、养蚕、舂米、收割、做饭、洗衣服……里里外外都由她操持。要是没有妈妈，这个家早完了。

一天，爸爸在外喝醉了酒，回到家里又寻衅打架。妈妈正在喂猪，他不由分说，上去“啪”地就是一耳光。

“不许打妈妈！”吉娃子捏紧了小拳头，虎起两只眼睛，愤怒地冲到爸爸跟前。

“你他妈，你——”爸爸抬脚向他踢去。

妈妈吓坏了，赶快拉过他来说：“吉娃子，快躲到一边去！”

“就不，就不！”吉娃子大声嚷起来，“你做田了吗？你喂牛了吗？你担过一担米、一担水吗？你，你，什么事也不做，全靠妈妈，你还打她，你，你没得良心！”说完气得“哇”一声哭起来。

妈妈吓坏了，以为这一下可招了大祸，爸爸一定轻饶不了他。可罗春庭却呆住了，象被钉在地上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被说到了痛处，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踱进屋里，“咚”一声歪倒在床上，连晚饭也没吃。

吉娃子的话，使他好难过一阵子。可是接下来，他照样蹲茶馆，赌钱，喝酒。家里的田又被卖了一部分。

吉娃子八岁了，比同年龄的小伙伴高出一头。妈妈说：“该送他上学了。”爸爸却今天说有事，明天说不得闲。妈妈一再催促，他才不耐烦地说：“我送他去，送他去，哎，催命似的。”

爸爸送他进了罗家祠堂的私塾念书，那时候乡下只有这种私塾，没有正规的小学校。念私塾，要给供奉的“天地君师”牌位烧香、磕头，还要给先生磕头。然后，先生嘱咐几句话，这叫开蒙。不同年级的学生都坐在一个屋子里，你念你的，我读我的。背起书来，摇头晃脑，“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人之初啊，性本善哪，性相近呀，习相远哪……”你把我吵聋了，我把你震得啥也听不见，怪好玩的。到了下午，谁先背熟了谁先走，背不会的就一个劲儿坐在那儿背，实在背不下来，先生就要用戒尺敲脑袋，或者打手心。吉娃子聪明好学，先生的课难不倒他。他常背完了书，还可以跑到山上去打几个滚，捉一两个蛐蛐。当然，有时爸爸脸色不对劲，或者一夜没回来，他惦记妈妈，下了学，就急急忙忙赶回家。

可是，不久外公派佣人送信来，要接吉娃子去鲜家沟祠堂读书。外公说，鲜家的私塾先生中过举人，学问大，要求严。吉娃子长得吉人天相，日后能中状元，因此要拜个好老师。

外公叫鲜锦堂，是个又古板又守旧的土财主。这时清朝政府已经被辛亥革命推翻，他还留一条长辫子，张嘴就

是“咱们皇帝”如何如何，再不就说佃户逆了“大清的王法”。其实外公也不大喜欢罗春庭，可是为了门当户对，还是把女儿许给了他。结婚之后，女儿回去，常常哭着对他讲罗春庭如何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何打她骂她。他听了，长吁短叹一阵之后，却说：“婚姻大事是前生定的，命该如此，命该如此啊！”

他的妻子死了之后，这回他却不讲门当户对，娶了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穷人家姑娘作续弦。所以，吉娃子的继外婆，比自己的妈妈还小好几岁哩！妈妈按辈分称她为妈，然而又非常同情她的不幸，所以她们相处得很好，情同姐妹。

妈妈按外公的吩咐，把吉娃子送来，对外婆说：“妈唉，我把吉娃子交给你老了，他玩惯了，性子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老管着点。”外婆穿一身鲜亮的衣裳，脸色苍白，眼里闪着忧郁的光。她抚着吉娃子的小褂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吉娃子是外公的心头肉哩！”

吃了午饭，外公去睡午觉，外婆要坐在一旁给他捶腰、捶腿。妈妈要走了，吉娃子拉住妈妈的手，叮嘱说：“妈唉，你莫要管爸爸的事，省得打你。再说，我不在家……”他嗓音哽咽，说不下去了。妈妈揩着泪说：“别惦着家，好好念书。吉娃子，妈妈把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你要争气，长大了做个有志气的人。”吉娃子鼻子酸酸的，泪珠终于从眼眶里滚了出来。